

高爾基畫誌

# 童年



建菴木刻



高爾基畫誌

# 童年

建菴木亥

開明書店印行

高爾基畫傳：童年

三十六年四月初版 三十八年三月四版

每册定價〇・二五

木刻者 劉建菴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高爾基所能追憶的最早事情，是他父親的死。那時他只有五歲，和他的父母住在阿斯達拉干（Astarakhan）。那個地方正流行着虎列拉，高爾基被傳染了，又傳染給他的父親。他自己雖漸漸好起來，但他的父親卻一病不起。他看見他的父親平日充滿愉快的眼睛緊閉着，深陷在兩道黑眼圈裏，而且牙齒也露了出來。看到那怪樣子，他嚇得心怕。

他母親的頭髮披散着，浮腫的眼睛不斷湧着淚水，一直在嗚咽的梳理着他父親的頭髮。

他的外祖母抱着他。她長着一個大而圓的腦袋，大眼睛，鼻子像海綿那樣鬆軟，是一個怪有趣的人。那時她也哭泣着，哭聲和他母親的呻吟，合成了一種合拍的和音。

但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當他父親的屍體還沒有擡走以前，他母親又起了痲疹。但幸而不是虎列拉，是分娩，是他的不幸的小弟弟在這時出世了。

幾天後，他和母親、外祖母起身到尼尼的外祖父家裏去，走上了汽船的小小的艙房。

他的不幸的剛出世的弟弟在這船上去世了。船開到撒拉托夫鎮，一個闊肩膀，頭髮灰白，穿着藍衣服的男人拿進來一隻小箱子。外祖母接過來把他弟弟的屍體放在裏面，和他母親擡出了艙房狹窄的門，這時船裏只留下了他和那穿藍衣服的男人。

「好朋友，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說着，向高爾基俯下身來。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外祖母到那裏去了？」

「埋她的小外孫去了。」

「她們要把他埋在地下嗎？」

「是的，她們自然要把他埋在地下的。」

於是高爾基將那些已經和他父親一同埋到地下去的話生生的青蛙告訴這水手。

這水手舉起了他，擁抱着而且吻着他，叫道：「啊！可憐的小人兒，你沒有知道呢！應該可憐的不是那些青蛙，而是你的母親，想一想罷，她是怎樣的為悲傷所壓倒了！」

### 三

船到了尼尼，外祖父的一家人都在碼頭上迎接他們。他的外祖父家裏，是一個非常不愉快的家庭，大家都生活在互相仇視的中間。大舅父米蓋爾和二舅父納哥夫爲了爭分家產，天天打架。他的母親突然的歸來，使兩個舅舅分家的慾望更感到迫切，生怕他母親是爲了討取與他父親私奔時被外祖父扣下的一份妝奩而來的。

兩個舅舅對高爾基尤其討厭，幼小的高爾基，性格是倔強的，對誰都不甘示弱。有一次他觸怒了他的舅父米蓋爾。

於是米蓋爾舅父敲着桌子向他母親狂叫道：「范爾范萊，（高爾基母親的名字）叫你的小狗不許響，否則我要敲去了他的頭。」

「那末，講下去吧！看你怎樣拿你的手兒在他身上敲！」這是他母親的回答。她有一種天才，能夠用幾句簡短的話，類乎上面所說的話，把別人的嘴巴封住，使他們感覺到自己非常渺小。他們都很怕她，甚至外祖父也在內。這使高爾基感到極大的滿足。

#### 四

高爾基有兩個表兄，一個是狡猾的撒斯卻·約哥夫，一個是比較沈靜的撒斯卻·米蓋爾。他們也是彼此仇視的。

外祖父家是一座染坊。大人們帶帶在混合着顏料，染着各色的布。這件事把高爾基弄得眩惑了，他渴望自己去染點什麼，而且把這願望告訴了撒斯卻·約哥夫，撒斯卻要他從碗櫃裏選塊頂好的白桌布染成藍色。高爾基接受了他的慫恿，闖下了一樁大禍。

星期六晚上，他被喚進了廚房，那裏靜坐着作坊的工人和外祖父整個家族。外祖父站在煙突旁，揮着鞭子。撒斯卻被捆在長凳上，像老乞丐似的哀告着：

「原諒我！看基督的面上……」

「當我打過後就會原諒了。」

「關於桌布的事，我不是告訴過你嗎？」撒斯卻說。

外祖父靜靜的答道：「告發人先打，然後再處置桌布的事。」

外祖母衛護在高爾基的身上，叫着說道：「我不讓里克希（高爾基的名字）給你打一下。」但外祖父衝到她面前，推倒她，捉着高爾基。高爾基用拳頭反抗着，扯他的鬍鬚，咬他的手指。外祖父忿怒了，厲聲的號叫：「縛起來，我要殺死他！」

## 五

高爾基挨了這頓打，身體不舒服了好幾天。他一個人躺在一張闊大的牀上。這幾天在高爾基一生中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他體會到人間的意味，對於別人的受苦和自己的受苦起了一種新的聯想，這使他成了一個敏感的人。

在這幾天，給高爾基印象最深的要算工人伊凡·特希蓋諾克了。他是一個棄嬰，高爾基的外祖母把他養大的。他時常在黃昏裏去看高爾基。

「看呀！」他捲上他的袖子，露出滿是傷痕的手臂。他溫和的說：「我是很替你悲痛的，因為我想我是能夠阻止住他的，我看他要打你的時候，用手臂去攔住。這是多麼可恥呀！……但他老遠地向你揮過來了！」

他鼓着鼻息而且搖着腦袋，有如一匹馬似的。這種孩提般的天真把幼小的高爾基感動了。高爾基說：「我很愛你。」他也給了永留在高爾基記憶裏的天真的回答：「我也愛你的喲！這就是我為什麼願意自己被打傷的理由了。」

接着他又低聲的告訴高爾基，下次再受打的時候不要反抗，這樣可以使責罰受得輕些。



## 六

特希蓋諾克常和高爾基以及他的表兄姊妹們玩在一起，他會把蟑螂繫在紙製的雪橇上當作馬兒，他可以命令一隻老鼠用後腿站起來，他和孩子們一樣天真，但他的年歲是十九歲，比高爾基以及他表兄們合起來的年歲還要大些。

一個假日的黃昏，約哥夫舅父帶着六弦琴出現了，還來了一些其他的人。外祖母預備了茶點，孩子們都吃着糖果，空氣裏瀟灑着溫暖和喜悅。

於是六弦琴鏗鏘的響着，特希蓋諾克開始跳起舞來，他的手臂像風車的帆一樣的揮舞着，腳迅速的移動着，回旋着，好像飄浮在空中，彷彿一閉門他就會飄出去一樣。

不久，這位善舞的高爾基的知己，死在他舅舅的惡作劇裏。那是約哥夫爲了紀念死去的妻子，做了一個沈重的十字架，強迫特希蓋諾克把它搬運到墳場去。他不勝壓力地倒下來，十字架正打在他的身上。高爾基的外祖父叫罵着：「暴徒呀！你們幹得好，在這五年內，他的身體有多少重量就有多少金子的——那是一定的。」

## 七

在不好的天氣裏，大家聚在廚房裏，外祖母非常慷慨的一個又一個，一個勝似一個地講故事給他們聽。她坐在爐架上，一隻腳攔在另一隻腿上，向聽的人俯着身子。當她講故事的時候，總是保持這個樣子的。

「我一定得朝下看你們，」她解釋道：「這樣子我講得好些。」

高爾基及他的表兄妹們聚精會神的傾聽她那滔滔不絕像流水一樣的驚奇的委婉的講述。

她講到各式各樣的魔鬼，或聖母的故事，或武士伊凡和隱士密路的故事。

這些故事有時引得大家笑，有時感動得大家哭。

## 八

在外祖父的家族中，高爾基認為是好人的並不多，除了外祖母和特希蓋諾克以外，要數到老工人葛里哥雷了。這個工人手足長長，耳朵很大，長着白色的鬍鬚，像個良善的巫士。他在這一家人中，常常作了大家嘲笑和玩弄的對象。尤其是兩個搗蛋的舅父和兩位表兄，時常拿他惡作劇。

有時他們把他用的剪刀燒得炙熱，或把一枚針直立在他的椅子上。但這老人只沈默地忍受着，時時戒懼着。

有一次這老人把高爾基領到工場裏，叫他坐在一堆預備染色的布上，而且細心地用布圍住他，染缸在蒸着水汽。這個老人現出沈思的樣子，說着他外祖父家的種種情形和惡習。這老人和他外祖父相處了三十七年，一切內幕，他都熟悉。每提起高爾基的父親馬克塞姆，總是懷着非常的敬意。但他的父親是外祖父和舅父們頂反對的一個人。

這老工人向高爾基訓戒的說：「正視每一個人吧，假使一隻狗向你撲過來，那末你也撲過去吧！那時候纔會讓你自由。」

這老工人沈重的眼鏡壓在鼻梁上，裏面閃爍着為工作損壞了的一對眼睛。

## 九

一天，當外祖母向上帝禱告的時候，外祖父推開門叫道：

「嗟！母親，上帝又磨難我們了，我們失了火呀！」

於是一家人都忙亂起來，約哥夫舅父大聲的叫道：  
「這是米蓋爾幹的事，他放着火就出去了。」

「靜點，惡狗！」外祖母說着，粗暴的將他向門旁推去，他幾乎跌倒了。

通過玻璃窗上的霜，可以看到工場的燃燒着的房頂，火燄散播開來，工場被裝飾得像教堂的聖壁。那情形在高爾基的眼中是很迷人的。

外祖母發着權威的命令，跑來跑去的指揮着，高爾基覺得她是像火一樣的有趣味的，不久這場火災便被撲滅了下去。

外祖父回來，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對外祖母說道：

「我們要趕走葛里哥雷了，都是他疏忽的緣故，惹起這一場煩惱。他底工作的日子過去了，他是衰老了。」

## 十

舅父們爭吵着的家產，現在是分開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帶着高爾基遷到了另外一條街上的一幢房子裏。

他們在這裏住了不久，就獲得了一個不愉快的聲名。小孩子們常聚在門口高聲的叫嚷着：

「喀什米爾人又在吵架了！」

米蓋爾舅父照例在黃昏出現，帶着幾個流氓的助手，瘋狂的圍攻着這座房子，他們盡量地破壞一切東西，高聲的謾罵。他們這種行動，是爲了外祖父這點剩餘的財產，沒有全部分給他們。

有一個黃昏，外祖父有點不舒服，頭上包着一塊面巾，用尖銳的聲音號叫着自已的不幸。

他突然端着燭臺走到窗前，用高朗的譏笑的聲調叫道：

「噫！米盧喀，你這賊骨頭，你這生疥癬的瘋狗！」立即頂上的一塊玻璃被打得粉碎，一塊磚石落在外祖母旁邊的桌子上。

「你爲什麼不瞄得準確些？」外祖父神經質的喊着。

有一次外祖父帶着兩個助手，拿着棍子伺候在門邊，等待他舅父來襲擊。外祖母從破窗口伸手招呼着他的舅父不要進來，但米蓋爾的棍子打下來了，打傷了她的骨頭。

## 十一

這所大房子面臨着街道。在黃昏或假日，從窗口可以看到許多蹣跚在馬路上的醉漢。他們衝到酒店內，像一袋麵粉似的又被拋出來。這對於好奇的高爾基是非常有趣的。

有一天病着的外祖父突然從什麼地方拿出來一本簇新的書，他敲着書本，用活潑的聲音喚着高爾基：

「噲！你這小流氓，過來吧！你知道這些字母嗎？這是 Az. 跟我說 Az, Buki, Viedi. 這是一個什麼字？」

「Buki」

「對的，這一個叫什麼？」

「Viedi」

「錯了，這是 Az.」

「你知道，父親，你應該安靜的輪着纜好。」外祖母插進來說。

「啊！不要來鬧，這正是我應該作的事情，這使我忘記憂慮，里克希，讀下去。」

高爾基盡量的高聲念着外祖父教他的字，外祖父邊咳邊笑起來了，高爾基也感到萬分的快活。

## 十二

外祖母每天早上醒來，梳完她那古怪的頭髮，便直着背，昂起腦袋，凝視着聖母的面孔，低聲的做起禱告來。

每天地都用新的讚美的話語。這使得高爾基時常聚精會神來聽她的祈禱。

高爾基覺得外祖母的上帝是仁慈的，是易於接近的。外祖母對什麼都談到上帝，無論是人，是狗，是田野上的草，彷彿上帝就和她在一起。

外祖父的上帝又是另外一個，那是立於人類之上，又殘酷又可怕的一個東西。當他說到上帝的全能時，他特別歡喜誇讚上帝的殘酷性。「人犯罪，於是流血了。又犯罪，於是市鎮被火焚燒了。他是拿着一把劍來統治這地球的，那些頑固的要破壞上帝十誡的人，都要受到懲罰的。」他用手指敲着桌子加重這句話的語氣。

高爾基問道：「你說這番話，是否要我來服從你？」

外祖父坦白的答道：「或許是的，你要反抗我嗎？」

「外祖母所說的怎樣呢？」

「你不要相信這個老呆貨吧！」外祖父嚴厲的警告着高爾基。

但高爾基總以為還是外祖母的上帝好。

### 十三

外祖父是不准高爾基跑到街上去的，但一聽到孩子們的嗡嗡聲，高爾基立刻忘記了外祖父的禁令，跑出天井去。

高爾基反對鄰家的孩子們叫他「這喀什米爾（外祖父家族的名稱）人的孩子」，因此他和他們變成了仇敵，而且敵意越來越嚴重。他們一看到高爾基，就馬上互相的叫着：

「注意，那個小子過來了。喀什米爾人的外孫，打他呀！」

於是戰爭開始了。高爾基的拳頭是活潑的，他的仇敵知道得很清楚，常常是一大羣來攻擊他。所以他每次都戰敗了，帶着滿身創痕跑回家去。

外祖母看到他會喊起來，一面給他擦着傷痕一面說道：

「啊！你這種戰鬥算什麼意思呢？你在家裏是萬分安靜的，但一到門外便變得非我所知了，你應該感到衷心的慚愧啊！」

外祖父也帶來看高爾基的傷痕，但他不加責備，只大聲的說：

「又掛了許多勳章呢！當你在我家的時候，年青的戰士，不要大膽的跑到街上去，你聽到嗎？」

但不久，他又會忘記外祖父一切禁令的。



## 十四

街道上充滿了瘋子和乞丐，其中最使高爾基心痛的是被外祖父開除了的瞎眼的老工人葛里哥雷了。他的神氣是這般高尚而且秀麗，永遠不說一句話，只昂起戴着黑眼鏡的頭，被一個細小的頭髮灰白的老婦人用手臂牽着走。他們在別人的窗口停下來，那老婦人用尖銳的聲音哀叫道：

「看基督的面上，可憐這窮苦的瞎子吧！」

高爾基對外祖父這種殘忍感到羞恥，因此每碰到這老工人便老遠避開去。

外祖母卻仁慈地周濟他，並且立在門口和他談到很多的時候。

有一次高爾基向外祖母問道：

「爲什麼外祖父不留住他呢？」

「外祖父？」她用極低的聲音說出了幾句先知的話來：「記住現在我的話吧！上帝將因此而痛苦的懲罰我們！」

他的外祖母沒有說錯，十年以後他的外祖父也漂流在街頭，變成一個乞丐，而且發狂了，常常可憐的站在別人的窗下哀泣着：

「仁善的廚子，給我一點包子吧！——只要一點點包子啊！——嘿汝！」